

# 我永远是个孩子

□高明昌

我记得五六岁时,到了冬天起床,是母亲喊我的,要喊三四次;有时喊了后,我赖床,母亲会掀起被褥的一小角。我懂了,我就起床了,身体拔出被褥的一刹那,母亲就叮嘱快点。我站起来,将右手伸出去。母亲说是另一只手,我就将左手伸出去,母亲才将我的手塞进袖口。穿好衣服下床,鞋子也是母亲帮我穿的。我伸出的是右脚,这个与母亲的要求一样。穿好下床,母亲抱起我,叫我双脚踏在踏板上,叮嘱站稳。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帮我穿衣一直帮到天暖的时候。母亲对我说,现在不穿棉衣棉裤了,你的衣服你自己穿。母亲就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如何穿法,有时穿反了穿错了,母亲会让我重新穿好,穿好了到客堂间,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掠过一阵欢喜的神色。

八岁时去小学读书,跨出门口第一步,母亲会说,到学堂看见老师要立正,要叫的,老师的话要听的,上课要坐好的。但母亲从未叫我拿过雨伞。在海边村,像我这样的孩子,即使估计要下雨,大人也难得叫我们带伞的。海边村的风是海风,海风很大,伞是撑不住的,所以一到下雨天,放学后,我就在教室的走廊里等着母亲过来,母亲每一次都会准时出现。母亲来到了我身边,收起雨伞问我,老师的话听了哇?上课专心了哇?举手积极了哇?要问上一二分钟,然后撑起雨伞说回家。那个时候,我就靠在母亲的右边。母亲撑着伞,我就在伞下看脚走路,有时我侧眼看看母亲。母亲人比我高,我人矮,母亲的伞一直撑向我,伞顶正好盖住母亲的头顶,母亲有时在伞边的。

读了三年级,碰上天气不好,母亲说拿好伞。母亲说,落雨了,伞要对准风口撑。而到了家里,母亲会周身打量我,看看雨淋着了没有。早上起床,母亲会将我的衣服扔给我,一边扔一边说:衣服你自己穿,鞋子你自己系,被褥自己叠。吃饭了,母亲说,饭你自己盛,筷子你自己抽。吃好后,母亲说,饭碗你自己洗。我都照着做了,也习惯了,大家都忙着,我忙着也是对的。读书回家后,我就拿起花袋,割猪草,兔子草去了。不需要母亲提醒的。母亲叮嘱的是:镰刀快口要当心,河边路滑要当心,看见蛇要绕着走。有一次,与几个小伙伴出去割草,母亲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当中哪一个碰着事情了,要派一个人到仓库场喊大人的。母亲问: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齐声喊,明白。

事实上,那时候,母亲有点管不住我了。我就像野和尚出门,出门就是自己的天下。有次割草,去了草庵村,回来晚了,猪棚里的猪饿了,就拱棚,硬是将猪棚拱穿,跑到了路上、田里去

了,还去了邻居家猪棚去看同伴。母亲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我一起先把猪找回来。这样的事情碰着了几次。母亲才对我说,今后你要学会看日头,日头还有几尺高,就该回家烧饭了。其实,我不是不会看日头,而是因为自己玩心重,比如割好草后,还要与伙伴们玩摸草草的游戏,一玩就刹不住。真的是自己把自己忘记了。但我向母亲谎称说,主要是因为割不到猪要吃的草,兔子要吃的草,才晚回的。母亲点头说,下次要多看日头,人晚点可以熬一熬的,猪晚了,猪就要折腾的。

小学读到五年级,我成了少先队员。几十个同学里,只有我和另一位女同学能够戴上红领巾,很光荣的。这也是对的,在学校里,我从来不会和同学红脸,也不会与老师顶撞。读五年级时,老师叫我每天抄一段雷锋日记到黑板上,说要学习雷锋好榜样,要学在行动上。我就把割草、烧饭、喂猪,当作学习后的行动。这些活儿做好后,我要到仓库场去,那里我们要玩打仗的游戏。这游戏是让一群人做坏人,一群人做好人。做好人的抢着做,做坏人的没有人举手,但总得有人做,到最后就分配谁做了。几次后,有人挨到做“坏人”时就干脆回家了。为什么?还不是与读书,与家里人管教有关。因为大人们时刻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就这样,大家连假扮坏人也不愿意了,因为做了坏人,是要学坏人样子的,比如走路要贼头贼脑。那样子自己看了也觉得对不起自己。

读初中了,饭量突然大了起来,母亲说,饭,你自己盛。有时想吃鱼就嘀咕,母亲看出了苗头。过几天,桌上真的有了鱼。吃光了还想吃,母亲会说,再想吃,你自己去捉。我就和伙伴就去了海里捉鱼,而且真的捉到。后来,村上人都喜欢捉甲鱼。暑期里,我跟着父亲捉甲鱼,傍晚整理鱼钩,到了晚上下鱼钩,到了凌晨收鱼钩,一夜不睡觉,一夜在跑路,但不喊累的,因为我看见天亮后父亲就上工去了,而我可以家里睡觉。到了十四岁,我就参加村上的劳动了,可以为家里赚点小的工分了。我跟着村上的爷爷,奶奶们学做农活。比如摘棉花,铲沟渠等,都是简单省力的活儿。那个时候,听得最多的是:孩子,摘棉花应该这样摘,铲沟渠应该这样铲。爷爷、奶奶热忱,还手把手教我。后来假使自己觉得活儿做错了,问爷爷、奶奶,他们会说,孩子,你自己想想去。这话特别像母亲说的话,我知道我在大人们眼睛里,我还是个真实的孩子。

做孩子的时间很快结束,但那段时光却没有丢失。

# 过年,腌个咸猪头

□施国标

要过年了,到镇上购年货,难道非要买牛肉、羊肉、猪肚、猪舌吗?我改主意了,就买个猪头腌咸了过个年,让烟火气回归年味。

腌咸猪头是传统的年货。过去,农家人经济紧张,买不起高档的肉食品,买个廉价的猪头倒也不错,腌了吃,也是肉味喷香,猪舌头、猪耳朵,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不比那些高档肉食品差,只要厨艺跟上了反而更胜一筹。

我家过年,腌个咸猪头已经有几年了,咸猪头的滋味的确是难以让人割舍的,其肉味独特,吃了还想吃。

从吃猪头的经验看,选猪头最好是本地猪,“拱头拱脑”的,肉多,但这种猪在市场上极少见了,甚至根本找不到,而如今饲养的生猪全是从国外引进的猪种,本地人称“洋猪”,经改良,这种猪身材苗条,臀部滚圆,而猪头脸型瘦削,出肉率低,肉全部长到身体上去了。但猪头肉依旧是

吸引人的,故一些熟食店老板哪怕是“洋猪头”也得进货,宁愿在厨艺上狠下功夫,照样也能赚钞票。

本地猪,我自小看到过,也家养过,有白毛猪、黑毛猪。这种猪肚子大,臀部瘦,猪头长有一对大耳朵,像两把蒲扇往下垂,甚至要把眼睛遮住了。其头部大,出肉率高。在上高中时,我曾看到宰猪的全过程。当时大多交售的是本地猪,宰了的猪被滚水烫了后,屠夫便用一把铁制的刮毛器,很快把猪毛褪光了。而褪猪头的毛就难了许多,屠夫用的“褪毛器”是一块能一把握住的三角形石头,利用尖端去砍猪头里的毛,虽费时费工,但必须要这样干,总不能把猪头扔了,老百姓是喜欢吃呀,最后猪头被屠夫弄得头光面滑。

吃猪头肉当然可以吃鲜的,但我更爱吃咸猪头。今年上镇买猪头时叫店老板帮我把猪头剖了,把骨头撤下,因家中的菜刀实在难以对付猪头骨,

店老板照做,诚信着做生意。拿回家的骨头全部放在柴灶锅里煮了,骨上的肉“卸”满了两盆子,用鲜酱油蘸了下饭,真好吃,原汁原味的猪头肉味,也被原原本本地刻进心里去了。猪的脸皮肉、猪耳朵都被下了重盐,进了缸,压了石,逼出卤汁后再翻盐一段时间,最后取出挂于干燥的寒风里、晴空太阳底下敛干,硬邦邦的,包进塑料袋,藏进冰箱。猪舌头再过几天吃,进了冰箱的冷冻室。

家里有了块咸猪头肉,调口味像是有了底,其它肉吃多了,就想到了这块咸猪头肉。咸猪头肉当然可以白煮了吃,它的根本就是一股劲的香,是其它肉不可比拟的。最为刻骨铭心难忘的就是那段“猪鼻冲”(鼻腔),肉质坚软,嚼之有劲、松软冲蕾、留香唇齿。取咸猪头肉烧大白菜饭或雪里蕻菜饭,那定是饭中一绝了,米粒晶亮,菜鲜烘托,咸猪头肉挑起了大梁味感,香而爽。

# 不用去记哪片云彩

□詹超音

常会盯着一处的云看,早晨,傍晚。因为有闲情才会把目光放在天上,觉得新奇,会有许多想象……可是,什么样的云你会记住,没有吧?

云,美的时候让你欢喜,变脸的时候让你恐怖。云是最水性的东西,再凶的云又都是哭着退去,云就是水。当最热

的时候,云散得越快;当最冷的时候,云却定着不走。

最变幻莫测的是云,一会儿变,一会儿变,刚赞过随即就又变了另一模样。老那样,看看就有了无聊。本来就只是看看的,你在乎干嘛?你看也是变,不看也在变,云自己都把控不住,你怎么留住?

玉明带我去看苍山,站远站近,无论你在哪个位置、哪个角度,那山顶上排成一行的云都那个样。

你早上看那个样,傍晚看还那个样,明天看还是那个样,苍山的云是最安逸最守身最忠诚的……

# 新年的词藻(外二首)

□石路

走进新年的意境

每一次对话

每一句交流

都似乎是修饰过的言辞

尤其是动词、音韵

所垒砌的意象

述说着新年的枝叶叶叶

好比种下一棵吉祥树

在那个早春时节

新年的词藻是美的

就算一句平常话也很动人

就算一句搭讪也在理

是不是裹着新春的包装

是不是跨入诗意和远方

我想,这些言语都对

说得更准确,情到深处

是心底流淌出的深切暖意

还有一道璀璨的霞光

用清晨的早露写诗

窗外的花坛

是我一天见着最早的景观

花儿向阳开

早露躺叶面

鲜活与美好交织新的一天

我被这花儿所迷醉

我被这早露所诱惑

生活在花团锦簇的天地

一孔也很知足

一方更是世界

铺开花儿的纸面

思绪已落在字里行间

我要用早露写诗

用心知会眼前

与太阳点头

向清晨问好

田野上的新质生产力

创意覆盖着阡陌

层层叠叠,掀起波澜

绿色的小苗刚喝完营养液

不时探出头扫描

看向周遭熟悉的大地

还有身边不息的小河

迎面场景不是过往的人堆

无人机+电脑已足够

智能化早已有序清场

种子在静静生长、拔节

阳光下人们在院落歌唱

等来的,好一场狂欢

满页华章写满村庄角落